

開明青年叢書



一個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手記

張 新 生 譯

8
57

一九三四年我到了烏拉爾，在克拉斯諾拉爾斯克的克拉斯諾格爾斯克雅銅礦工作。

我常常想起第一天到礦的情形。從表面上看，一個五年計劃到五年計劃，本來沒有什麼稀奇。但那一天叫人忘不了的是礦上熱烈歡迎我們這批從蘇聯礦場上來的新工人的情形。礦上派了專人來照料我們，他們盡力使我們在小礦坑上過着舒適的生活。我們還沒有上工，工資簿上沒有我們的名字，但經常有人告訴我們哪兒有熱水，哪兒是圖書閱覽室，哪兒是洗衣作，都可以隨便利用，還有哪兒是成衣店，要做衣服可以上那兒去。

我們住的宿舍當然不是什麼高堂大廈，但屋子卻是簇新的，住在裏面很舒服。房屋管理員們接二連三地跑來問暖氣是否調節得適宜。工會和共青團的視察員也時常跑來察看。

一個人初次下礦有什麼樣的感覺，我聽見人家說過不少，也閱讀到不少。有人

說：「你覺得岩石的可怕的重疊好像壓在你身上。」還有些人說：「地下陰暗得很，沈悶不過。在礦坑下面，我首先覺得的是溫暖。」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做慣田裏工作，關於大規模的工業，我一點都不知道，而關於五年計劃裏大工廠和大礦山的新的建設工程，也只是從報紙上讀了一點兒。我和妻子從一九二八年起參加了「新農夫集體農場」，雖然在那裏有許多事情可做，但我巴不得有機會就到烏拉爾去工作。我要做些令人更加興奮的事情。

礦上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他們派我做最簡單的工作。我起初做一個鑄礦工人。採掘面上的礦工用氣壓鑽眼機鑽了爆炸眼，當礦石炸下來時，我們就把礦石鏟上電車。就使我做的這種簡單的體力工作，也是大規模機械化生產過程中的一部分。當時蘇維埃工廠製造的新式鑽眼機，它的生產率的確很高。

鑄礦工人是用人力連結兩道機械化過程。先在堅硬的銅礦石上鑽好洞眼，然後把炸藥裝在洞眼裏，炸藥一點着就把礦石炸成碎塊。我們就得趕快鏟清四散的礦石，裝滿川流不息的電車，運到升降機去。

因此全靠工人手動很快。

我對自己說，我要好好兒地幹。

我不久認識了所有的同事，交了幾個朋友。雖然過了好久好久——實際已經一年多了——我的位置還沒有提升，但我決定留在礦裏。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有趣味。我暗地裏有這麼一個雄心，要做一個有高度技術的工人。但我不想在人面前逞強。終於有一天，鑽工組長索克海因·格利古利維支·柯薩葉夫來看我了，他對我說：

「伊拉林，你願意在採掘面上工作嗎？我看你已經懂得一些竅門了。你說怎麼樣？」

「我願意的。」

「那麼很好，聽我說。我們一同坐下來，柯薩葉夫跟我談了一個晚上，他把鑽工應該知道的事情通通告訴了我。他說明礦牀怎樣分佈在地下，礦石和岩石是個什麼樣子，怎樣使用鑽眼機，怎樣應付事變，以及應該注意些什麼等等。

我想你在這兒待了一年，並沒有白白浪費時間。」我們分別時，他說：「假使你碰到了困難問題，可以隨時來問我。今天晚班你就開始吧。」

柯薩葉夫也許沒有當過職業演說家，但他談到他的家鄉烏拉爾的情形，談到第二

次五年計劃和開礦的情形，真是熱烈有趣，使我恨不得馬上就去拿起鑽眼機來。

我開始鑽眼時，柯薩葉夫故意遠遠的離開採掘面。在師傅的眼光看來，他大概最相信，讓我單獨一個人會覺得更有把握些。我很感激他，他既放心讓我在採掘面上工作，我就不能丟他的臉。我上工第一班，鑽了七個一公尺半的眼，一切都順利。我已經知道各種鑽眼是什麼樣子，要怎樣確定它們的位置，纔能把礦石好好的分裂開來。將要下班的時候，柯薩葉夫走來了。

「七個眼？很好。」

他檢查了我的一套器械，和我握手。他走出去時，回頭對我說：

「好弟弟，我已經叫他們馬上就派你做記件工。所以你要當心一點——已經派給你一個定額了。」

我自言自語的說，很好，派給我好了！我要好好兒地幹一幹！

我興奮而愉快的回到家裏。晚飯以後，我坐下來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妻子，叫她馬上到我這兒來；另一封是寫給集體農場主席雅可夫·密爾古洛夫，請他幫忙照顧她動身。

礦上管理人員也鼓勵我把家眷接來。分區主任對我說：

「一個人家眷不在身邊，工作起來不會怎麼認真的。你既決定做礦工，最好把家庭在這兒安頓下來。」

我的妻子沒有來以前，早有人告訴我說，我家眷一來，就可以分配到一組單獨的房子。

從此我在這個礦鎮走來走去，不再是單身短工，而是一個體面的正式礦工，把家眷搬到烏拉爾來住下去了。

這當兒，我通過了技術試驗，而且升到了最高的一級。我有了一技之長了！

在一九三五年，我讀完了社會主義勞動工人的幾門高級課程。

我只受過三年學校教育，我必須努力學習，補足失學的損失。上課嗎？我要去！講演嗎？我要聽！學習會嗎？我也要參加！還有什麼我能報名參加的嗎？

「要報名上時事課嗎？」

「我報名！」

很多人似乎很有興趣去勸導青年礦工學習。黨支部聽了技術教育部、礦業工會

委員會和成人學校代表們的報告後，督促他們要多多爭取主動，並且頒發了關於學習計劃、課程表和考勤的嚴格指示。

那時我們的組長是阿利克塞·伏雅爾斯基。他很討厭青年工人。他認為新工人的成就對他是一種侮辱。是妬忌呢？還是什麼？鑽工們要想採用新的技術方法，他就覺得氣惱。我正在伏雅爾斯基組裏工作時，有一天班長佩維爾·涅雪波維支·沙谷洛夫——一個共產黨員，有經驗的礦工，而且是一個熱心的可親的人——來對我說：

「你聽見過斯達哈諾夫挖過多少煤嗎？」

「聽見過的。」

「那麼，假使我們一切都十分像樣兒，你想你能挖多少？」

佩維爾·涅雪波維支：「你知道，在大夥兒裏我年紀最輕……」

他笑了。

「啊，孩子，」他說，「所以我纔來找你的……喂，幹起來看，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主要的是你要鎮定而有信心。」

他對我機警地霎了霎眼睛。

沙谷洛夫在上班時本來難得來看我們一次以上的。現在我卻看見他來張望了兩次。他正在注意我看我怎麼個做法。我差不多鑽了一整班，簡直沒有停下來做雜務。我並不顯得特別緊張。可是到下班時，我已經做了三個定額。

我和伏雅爾斯基赫一起乘升降車上來。他不同我說話。他狠狠的望着我，一言不發。此後四天我們見面時，他不同我打招呼。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

我們組長的行爲顯然暗示我們青年礦工不要比他多生產一些。我們有時爲了表示尊敬老工人，故意慢一些幹，並且給組長準備好採掘面，讓他能够超過我們的產量。在這些日子裏，伏雅爾斯基赫就高興了，對我們這樣說：

「喂，生手吧？嗯，你想，你們會賽過老頭子嗎？看着他鑽，跟他學習，你們這些毛頭小伙子！」

但只要有人勝過了他，他馬上又面有慍色了。

後來我纔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原來老礦工們費了好多年纔學會他們的本領。在革命以前的舊時代裏，礦山是資本家所有的，採礦的技術又很低，他們不能不這樣做。而我們青年礦工是在有了新的機器和設備，採用了新的蘇維埃技術訓練方法以後到

礦上來的。現在礦山的整個環境幫助工人很快學會手藝。老礦工們費了好多年學會的東西，我們只要一年或一年半就學會了。有些老礦工們吃了很多苦纔能適應這種變化。

「我們應該這樣看法，」沙谷洛夫說。「必須推動青年工人進步，至於像伏雅爾斯基赫那種人，我們要教育他們也重視新的方法。記住我的話，伏雅爾斯基赫總有一天丟掉他無聊玩意兒而做出很好成績的。」

他說得對。

大約十年以後，我在報紙上讀到阿利克賽·伏雅爾斯基赫採用斯達哈諾夫方法成功而授勳的消息。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斯達哈諾夫運動掃除了頑固的保守分子，幫助「落後分子」走上正路。

格利古利·依瓦諾維支·薩契葉夫完全是另一類型的組長。他也是老礦工，但不像伏雅爾斯基赫，他對於任何新鮮大膽的事物都熱烈支持着。新礦工有了成就，他就覺得愉快。有一天他來對我說：

「我看你和你的組長相處不大好。你轉到我的一組來，怎麼樣？」

「我沒有意見。」

「得了，」薩契葉夫說，「那麼我們就要一直『坐飛機』了。我已經跟領導上說過
了。」

下一班，我轉到薩契葉夫的組裏。這一組在生產指數板上幾乎常常列在用飛機表示的第一排。伏雅爾斯基赫的組大多數還「騎着馬」或「坐着車」呢。

我喜歡和薩契葉夫一起工作。人人尊敬我們的組長。他是值得受人尊敬的：鑽眼、挖坑道或爆炸，他無不勝過任何技術人員。同時，他也是一個優秀的組織者，他常常為國家的整體利益着想。人民委員長蘇古·渥覺尼基茲認識他。

渥覺尼基茲常到我們礦上來，和我們的優秀組長談話像老朋友一樣，這給我的印象很深。當我——一個青年鑽工——被邀請和薩契葉夫一起參加人民委員長親自主持的礦工會談，我是多麼光榮！渥覺尼基茲要我們對於提高產礦量表示意見。他很誠懇的同我們談話。

當時我們礦裏暗藏着搗亂分子，進行破壞工作。他們在地下硫磺和銅礦層放火，造成一次大火災，使開礦的工作停頓了一個很長的時期。

歷史永遠不會饒恕我們敵人的這種反對蘇維埃人民的無恥罪行！

我被調到救護隊去工作。我們和火災鬥爭近二年之久。

救護隊員工作的地方，別的礦工是不許去的。他們帶上防毒面罩，穿過有毒氣的地方而到最危險的地區。他們的職務就是用特種工具修好塌陷的部分。

在救護隊裏，我受了特種訓練，學到了新的本領，並且做了分隊長。

「你在我們隊裏是有名的了，」政治指導員斯比希洛夫說。

我聽了這種讚揚很愉快，但我依然不放棄回去做鑽工的念頭。

兩年以後，火撲滅了，還有些巷道熱度仍舊很高，不能工作。開礦工作逐漸進行起來，地下設備恢復了原狀。礦井一直開闢到一六九公尺的巷道，由我組織了一個鑽工組去工作。後來我們下到二四四公尺的巷道。這裏我們還可感覺到餘火未盡，雖然增加了通風設備，但礦石卻是很熱，溫度也很高。

敵人的陰謀破壞激起了工人們的無比憤怒，我們工作得非常激烈，好像打仗一樣。

說到我們好像打仗一樣，我們的礦工，即使是原只爲了掙錢而工作的人，都覺得

他們就是火線上的戰士，像戰士一樣行動起來。

這是我們生活最美麗的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已完全勝利——人民驕傲地採用斯大林憲法的時期。

我的組一共十八個人。我還記得他們的名字——瓦西利·柯薩葉夫、密克爾·李雅希凱維支、格利古利·鮑羅亭、菲尤杜·庫希契納葉夫、阿利克賽·特洛比希夫斯基等等。他們差不多都是和我同時從農村轉到礦山來的。他們不再是短工，而是愛好工作而生活安適的職業礦工了。他們把家眷接了來，長住在克拉斯諾拉爾斯克，成為當地的正式居民。

大家都很熱心學習。他們有正規的技術講習會，有各種技術課程和一般學科，任便他們選擇。此外，組長、監工和技術員都不惜時間和精力來教每個新生。只要你說一聲，各種學習便利都會給你的。

這是一件多麼偉大的事情啊！

在斯維特洛夫斯克出版的一本書裏，有一位烏拉爾老礦工，名叫P. P. 葉爾馬科夫的，他描寫帝俄時代的技術工人怎樣保守職業祕密，不讓新工人知道，並且抓住儉

像學習的人狠狠地打他們的耳光。

「你爲什麼打我？我沒有妨礙你的工作，不過遠遠地望着吧了……」

「我只叫你站在旁邊看看……你卻去管閒事！」

但是，假使你問組長柯薩葉夫或薩契葉夫，他們最重視青年工人的是什麼，他們一定回答：

「學習的慾望。乾脆的是學習的慾望。」

我們全組每天學習。

我們不但在教室裏學習，而且直接在工作之中學習。有時在下班以後，我們還留在礦裏很久，討論當天工作的結果，互相提意見，辯論，想出眼要打多少而礦石要抽得多的種種方法來，比較各式鑽眼機，記錄自己的工作時間，並且跑到其他礦場上去看看別人是怎樣工作的。

一大批探礦機械學教員、地質學教員和數學教員派來給我們上課了。

我到礦時，沙谷洛夫對我說過：「你要記牢，你必須學習。學習使人增強十倍。你所需要的教師，我們都會給你的，其餘的責任就要你去負了。但我們不能對不起老

師。所以，楊金，你要認真的學習！」

我是認真學習的。我買了教科書和筆記本。每天下了班，我就坐下來像小學生一般的學習。

總工程師阿克西諾夫常常問我學習得怎樣了。

「沒有把它丟掉吧？我知道學起來不容易，但是，要堅持下去，孩子……」

我堅持學習下去。

當我們鑽二四公尺的巷道時，我的組付了第一。我們現在「飛起來了」，達到每月生產定額的一倍半，平均出二千立方公尺以上的礦石。

不久，我發覺我們礦井裏的工作不夠十八個人做了。大家在一起太擠了。我找分區主任商量這件事情。

「從國家利益來看，主任同志，」我說，「我們那裏可以調出六個人來，對工作只有好處。」

「你怎麼想到的呢？」

「這是很簡單的。這麼多鑽工擠在一起，連伸展手臂的地方都沒有，一班時間四

百八十分鐘，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採掘面可鑽。」

「有意思，有意思……值得考慮考慮，」主任說。

雖然別的組仍然用老方法工作，而我們的組減掉了六個人。這件事情也發生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因為那六個人不願離開，其中古斯明和薩哈洛夫是最倔強的。

「我們不要到別的組裏去，」他們說。

這就必須找總工程師阿克西諾夫來解決了。他召集我們一起去。

「同志們，有什麼困難嗎？」他對古斯明和薩哈洛夫說。

「我們要留在老地方。」

但是你們可以組成新組呀！我們願意給你們最好的條件，」阿克西諾夫哄騙他們。

「讓別人去組織新組好了……」

我覺得事情有點難辦了，於是我提了一個意見。

「好了，」我說。「假定我帶領六個人離開我們的組，你們同意不同意？」

「不成，你不能就這樣拋開我們……」

經過和總工程師和礦局經理長談以後，鑽工們最後一致同意重新組織。但是他們埋怨我很久，因為我打亂了他們已經習慣的平靜的工作程序。

但是誰願意過着平靜的生活呢？

爲了掙面子，我們擔任鑽的採掘面增加了一倍，我們真的這樣做了。鑄礦工人最樂意在我們的礦井裏工作。

「好傢伙！」他們鑄連我們準備好的成堆礦石時，大聲叫喚起來。「看他們出得這樣多！」

現在我們有了自由伸展臂膀的地方了。

以前，我們擠在一起，只能讓鑽眼機輕輕地啃着礦石——反正時間有得多。但是現在我們的鑽眼機轉動得像連射機關鎗一樣，常常有新的陣地可以移動了。

結果怎樣呢？雖然我們只有十二個人，而不是十八個人，我們的鑄礦工人鑄走了以前一倍半那麼多的礦石。

我被邀出席一次黨支部的會議。

「這裏的同志們願意聽你報告怎樣組織工作……」

我詳細解釋了每個動作需要多少時間，在哪些動作上我們節省了大半時間，我們怎樣分配人手，怎樣分工。他們聽得很有興趣。

「完了嗎？」我講完時，有人這樣問。

「完了。」

你漏掉了重要的一點，一位黨委說。「我們要知道你的班技術員和分區主任幫了你些什麼忙。大膽的說，像黨員一樣，對任何人都不用顧忌。」

於是我只好站起來重新發言，列舉了鑽工們不滿的事情。這很引起了一些騷動。

「空氣管他管理得不錯！他們攻擊得太過分一點兒……那是事實……」

「楊全說得對，電車是歪在一邊的……」

會場情形完全變了。我纔知道，他們要我說的不僅是技術方法，而是對缺點提出積極的批評。

我們非黨人員被邀參加的這些黨的會議，首先是教育我們要用國家整體利益的觀點來看工作的各方面，也使我相信沒有批評就不會有斯達哈諾夫運動。我又想到，任何人對缺點保持緘默而不展開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就是不關心國家的利益。